
名山藏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弘治臣二

彭韶　何喬新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成化初爲員外疏論僉都御史岐不稱風紀請名用王竑李秉葉盛忤旨下錦衣獄給事中毛弘請寛之不許尋進郎中韶司郎中爲廣東廣東司隸錦衣有所冐犯前後人多輕貸之韶守法一無所撓京師姦民投獻眞定武強等縣民田於慶雲長寧二伯曰畝浮

於額賦二伯者周太后弟有司唯唯爲籍額外之浮田田民不服上使韶往度韶環視周匝徑歸還奏曰眞定古冀州域其賦爲第一等或雜出爲二等說者謂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蓋其地間有歲一收有兩歲一收者坐是賦有不同明一畝必兼數畝高皇帝初平天下念山東河南繁供給詔有草田任墾不科宣英二廟軫念北京亦如高皇帝詔令長寧伯所求有司不能白奏籍浮額田應之臣履畝其處見地有高下歲有旱潦沿河者流徙不常鹻薄者積歲無穫率皆截補高下通融旱潦蓋祖宗絕科之意卽堯

舜錯賦之心今征斂繁興丁無游民尚賴顧戀地業力耕粗給若詐敢論敢餘奪爲羨臣知非死則徙耳眞定近在畿内不國家根本耶戚里功臣患不富貴哉奚必壓國之根不與咸休爭民艱食利也臣前到彼民扶老攜幼遮道哀告不覺自失誠不忍履畝奪小民衣食地環視周匝徑歸望陛下特治臣罪開生於百姓上怒下詔錦衣獄科道官交章抹得釋俄有請草田者憲宗曰不見太后弟請不得耶六年陞雲南按察副使安岳邑氏焚滅劉姓一家二十一人定遠曾氏殺其兄一家十有二人皆以疑獄久淹詔一

訊輒得十一年陞本司按察使鎮守雲南太監錢能
遣千戶昇等進象沿途索賄不應者鎖之象足非法
栲刑鞭撃驛馬多死勒民出胖大猪羊祭河詭言錢
能屢貢寶石象馬禽鳥之類近又進金燈號爲絕奇
名曰敬奉朝廷以致萬里勞人承遣之徒狐假鳥攫
臣願陛下恭己勤儉綏遠廢用將前物罷去嚴勅內
外臣下敦素守法撫安夷民使遠人歌舞十四年陞
廣東左布政使時朝廷屢遣中官採辦土物蜜煎果
品藤絲雕漆器皿海味布定藥材銀鑲酒器等物韶
責有陳奏其後論太監梁芳事忤旨謫貴州梁芳者

故廣東人貴用事爲其弟鎮撫德請得自往來廣中
備土貢所至給予船車人稟韶言進貢土物祖宗時
亦有之然皆鎮守内臣見珍奇之物服食四遠反於
禁庭無繇嘗用以故依時採入若其弟姪家人等在
臣厭自備進貢褻尊莫甚昔唐時諸鎮進奉其後幕
僚亦爾相踵史書譏之邇廣東鎮守等官巳各進貢
令近時家屬又許自行臣恐法令日異利害別生上
不悦芳從旁言韶事事邀名方命徒以左班相左右
得大官乃益無忌憚上瞪視之芳伏地叩首然竟坐
調去廣父老泣送河下有追至數百里外者吏部尚

書尹旻屢薦詔可大用尋以明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嘉湖等處二十一年以星變求言詔疏言更新曰始成功曰終使政治常新事功勤成雖堯舜如此盛矣邇者歲莫正旦星變兩見歲莫功終正旦新始善始如終天心仁示陛下也昔魏徵陳十漸之疏唐宗開嘉納之門臣愚妄謂今日治無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伏惟成化之初陛下廢立中宮家禮嚴矣年來聞鎮守內臣貢獻萬貴 妃位下或加中宮上又褒陞其家幾與先帝時后家埒陛下若俯念四海爲家之義少納臣子家衆之言以時裁正俾彝倫

攸叙而陰陽不調災害不彌未之有也此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内侍稀簡防微深矣近大小名數漸增且以萬計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求得請從陛下久御明事何不及此特斟酌裁省俾内外之務各還職守立制傳後無使異日偏重勢成更張不得此陛下慮防之意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禁止天下貢獻儉德著矣數年鎮守公差爭求珍異充貢茲又令獻方物悉如天順三年以前例夫其名充貢奉實剝民財水陸勞擾人畜疲頓私室被恩公家歸怨誠無益也古人遇災皆欲減

膳撤樂豈宜轉令爲此此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者
也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慎矣近年公
卿輔臣無故輒加保傅寺監銜門多擬高官兼掌及
其致仕恩澤又予月米歲夫陛下爲此無非所以禮
大臣也然施於忠賢勞烈則人感人奮若泛行之孰
不阿順從欲圖後寵哉此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
也臣聞因事爲功古人所貴緊往愼來所謂謹始謹
而勿失所謂善終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
日新萬邦惟懷此眞陛下大聖人事也時已名爲大
理卿及是疏上進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處兼

整飭薊北軍務韶復累有建白孝宗即位臣僚交薦韶與王恕等人望所歸名爲刑部右侍郎元年嘉興百戶陳輔以私鹽坐罪因而作亂兵部議浙江有銀礦鹽場易以生盜宜勅京堂官一員至彼緝捕并巡視各府時以韶風力遂以命之韶追捕輔敗輔衆輔自刎死因劾能守臣一人遂定旣戶部言兩浙鹽法久壞因命韶兼都御史留治其年轉左韶奏鐫宿逋鹽課減處州及泰順縣礦銀歲萬八百有奇裁革松陽宣平雲和三縣管場丞各一員還朝圖進竈戶窮苦狀凡八復條陳六事戶部覆議著爲令韶復言近

者災異求言臣方在外還朝見詔實爲驚惶臣但言臣所部事臣部問擬囚犯多發做工運灰用備急繕近聞修浚河隍將侍郎吉遊觀粉飾館宇以俟不時行幸臣部所追囚犯紙劄贓罰諸色雖非經費亦皆軍民膏血近聞取以供佛奉道誠恐行幸遊觀侈心萌而或入於聲色玩好供佛奉道怠心起而不究於脩齊治平上納之明年轉吏部左侍郎其冬彗見詔問羣臣時政得失軍民利病韶復疏言四事其一言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爲人禍福今兵馬倉儲盡付其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後下所部承行是名

失政及至犯罪多從寛免有毆死人者竟不詰問或
請問成獄旋復宥之是名失刑政刑既失又復妄費
不惟不禁且助成焉死者或給葬資在者或許蓋祠
廣地第宅服食百凡踰制聲勢之盛於兹爲極伏望
陛下上法祖宗朝綱獨斷使事務歸於所司威福無
𦔳旁出四年復言今百官日衆俸支不給設法補抹
猶恐無方而比多有無功之人夤緣請謁授以千百
戶等官甚有乞恩承襲都指揮者或以修城微勞而
陞匠官或以傳奉罷革而遷良醫又有中書考滿超
陞三級者陛下宜重名器惜廪祿勿輕小官雜流以

爲無害上並嘉納之其年陞刑部尚書安遠侯柳景鎮守兩廣都御史秦紘發其贓以萬計有旨逮問韶抵景于法景爲慶雲伯姻家欲挾援傾紘韶力捄之景追贓十之一其母奏乞上下法司宥除韶奏昔唐宣宗元舅鄭光官租不入京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宣宗欲寬之澳謂法行貧戶政令不平徵足乃罷柳景無元舅之親贓賄非負租之比十未及一反見宥除臣守法媿澳恐無以革汚懲貪然景竟以慶雲故免五年御史彭程坐諫皇壇事下錦衣獄久不釋韶言彭程監收光祿寺錢糧坐論修齋器用得罪夫程爲

御史諫乃其職但不能極言本寺錢糧消乏之所係卻
遠引李孜省事致觸聖懷傷念先帝然其忠心可諒
也臣聞光祿寺支費泛濫錢糧缺少牲物槩行賖買
鋪行往往逃竄及今不節善後實難仰惟朝廷清明
臣等於此時忝備卿佐每歎爲千載難逢但思四海
之大日引月長民窮財盡又時懼惕乞令本寺籍記
日用之數斷自聖裁何減何罷痛加節省更望聖慈
特赦程罪上雖不允彭程之請亦令光祿寺籍數以
聞頃之亢旱復詔問得失利病詔條陳本部職掌四
事謂搿庻人會議之奏已踰半月未奉勅旨他所奏

請聞有旬日乃得者今天下無事正一二萬幾之日若優游少斷不惟滯務亦恐惰志此時政失一也內官王明苗通高永犯絞死罪俱得貸軍自古帝王貴近必刑其討曰天若殺人不死復何畏憚此時政失二也本部問得百戶原管領隊軍三等營造昌國公塋墳塋三逃不還道被原踢死臣聞之道路昌國公塋制比往時勳戚懸甚官軍萬數輪流上工計年不足纔在地下亦豈能安役軍懼罪出錢僱役貧乏者隨上隨逃而領軍之官又復請益前後展轉不得休息此軍民利病一也本部問得神宮監官奏東安知

縣華等違例差役陵戶臣聞近畿州縣民常苦雜貨
繁征丁多產實者往往投充陵廟墳戶及勇士旗較
等役以規避之致將見户重征累任富者累窮貧者
逃竄宜將前役定與優免十數餘者仍發州縣一比
編戶此軍民利病二也伏望陛下如臣所言稍究心
焉居頃之連疏乞休上勉留再三乃允命乘傳歸有
司月給米二石歲輿夫八八年南京監察御史宗彝
等言遜者南京再有地震之異急務莫先於辨賢否
舉遺才切見致仕尚書彭韶之恬退剛方何喬新之
勤能肅括右通政強珍之剛毅率直祭酒謝鐸之清

白嚴整養病簡討陳獻章之行高學博僉事章懋之
廉介清貞前御史彭程之剛直敢言俱宜舉用吏部
覆請竟罷居四年餘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遣官諭
祭營葬始韶爲郎論因常朿生之至元奸宿憝雖權
貴交囑不少貸及居外臺治大吏貪縱甚嚴小官誤
犯多所開釋巡撫南畿論者比於周忱其律巳之嚴
出納之愼則謂過之畿內中官典守皇莊聞韶爲巡
撫皆自禁戢而督耕戰嚴守備虜不敢窺邊爲大司
寇平反愼刑平生孝友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行旅丕
徒皆知韶名而趨步儀狀藹然如寒士郎時與何喬

新巳並爲人推侍郎吏部時王恕爲尚書皆以絜巳奉公重後喬新恕相繼去位韶遂乞休喬新之沒也林俊爲江西都御史爲請謚因言韶喬新少隷刑曹並名時選積官俱至尚書韶忠亮懿醇喬新貞方恭愼儒術吏事兩所精究共學古人之淸同任天下之重韶沒贈謚備加仰見聖朝優寵至文正忠節韶皆足當不審何取惠安之義不類韶生平無以服世信後乞下議更謚以文與喬新幷畀事雖不行士論當焉韶所著有國朝名臣賛及莆陽成都志政訓等書

何喬新字廷秀廣昌人宋何坦之裔父文淵爲吏部

尚書初知溫州府有名後爲尚書乃不稱喬新剛介
簡重自爲秀才時不妄交人蔬食布衣茂如也既舉
進士銜命淮西文淵門人爲巢縣尹者寓金帛壽文
淵喬新力卻之尹曰以壽尊公非足下也喬新曰附
人可耳不宜附子使還授南京禮部主事丁文淵憂
歸景帝之廢沂王而立太子也文淵擬草詔語素自
喜爲人誦之及天順改元文淵致家居旦夕虞禍適
副都御史陳泰左遷道縣有傳泰奉命來者文淵懼
自經死有所愛妾霸州人諸子令之嫁不肯縣人揭
晉者文淵門人爲侍郎謫官家居者[illegible]死實其諸

子逼之以脫禍叉逼嫁文淵所愛妾詣逮繫獄拷掠霸州妾刴十指爲喬新訟寃喬新亦奏稽廵撫廣東時嘗薦黃　及代草易儲疏既以事往不竟獄並釋歸霸州妾謂文淵諸子曰諸郎謂我不能節耶今日非我諸郎斃矣文淵諸子乃羅拜霸州妾階下尊稱之曰霸州夫人喬新既解獄服闋改刑部陝西司主事遷廣東司員外郎郎中其所以執案錦衣無所寬貸名亦繇此起喬新律比精審郎刑部七年尚書侍郎盡重之同曹皆自謂不及成化初陞福建按察副使浙寇千餘人盜採壽寧等縣銀礦所過剽掠喬新

募鄉兵擊斬之福寧有豪暴橫殺人出入隨兵甲拒
捕二十年喬新設方畧生致其父子福淸薛氏所居
瀕海歲出諸番互市事覺聚衆欲爲亂喬新盡掩獲
其渠黨福安寧德銀礦久絶有司責民歲課多破產
奏減之清流歸化里界將樂沙縣閒民恃險僻不共
徭賦喬新白都御史郎里置縣行部所至問利害興
除之陞河南按察使河南大水艱食故事貸貧民至
秋罷喬新謂有司曰故事謂有秋也今已無秋合貸
至麥熟流民入境發粟爲粥出庫給布所全活甚多
都御史原傑招撫至南陽引以自助先是都御史項

忠驅逐流民過當民聞傑至皆逃匿山谷喬新四入
其處極所慰拊招還復業十四萬人附籍者六萬餘
戶兩覲京師僦車行朝服圖書而巳陞湖廣右布政
使荊襄大水巡撫都御史檄喬新賑濟喬新慰拊如
河南治民懷吏畏淸徹湖湘十七年陞右副都御史
巡撫山西兼督三關兵備山西連歲旱饑喬新賑救
復如河南治虜至督將士伏兵灰灘營斬獲甚衆轉
爲左奉勑理獄未減爲多其所治爰書疏奏簡明憲
宗覽而善之名爲刑部右侍郎虜酋小王子寇大同
殺邊將畿內震駭朝議以喬新久習山西請奉勑往

喬新築城奶河堡集精銳守衝要虜不來山西復大饑上復命往賑時平陽澤州二處潞沁汾遼與岢嵐保德二州及嵐臨河曲四縣父子夫妻相殺食下戶部勘實守巡官以督促邊儲爲重但勘平澤二處全災餘俱云半喬新言西民如久病羸人粥之猶瘠更奪其食寧有活理悉奏豁之復請轉移勸發得銀數萬兩粟數十萬石選擇有司分賑溝渠垂者僦饑民疏之償以粟所活三十萬人招還復業者十四萬播州宣慰使楊愛不睦其庶兄友友奏愛有異謀上命喬新即訊囚愛以待命喬新言楊氏有播五百餘年

羣夷所戴一旦囚繫之恐驟見其酋長窘辱皆驚動
爲變乞釋使聽理因還奏愛實不及友恃父宿變圖
奪其官請遠處之他郡以離其怨播夷遂安孝宗元
年陞南京刑部尚書更名入爲尚書與王恕彭韶馬
文升張悅並繫時望先是喬新在南都請給還中官
所占據沿江蘆洲於軍民以省進奉至是復請除去
錦衣逮捕齎駕帖符復先朝精微批之舊以遏矯誣
其明年京城雨水爲災下詔求言喬新言臣備官司
寇請無他及但以律對臣讀大明律一書高皇所親
定事例諸條列聖所推廣情理輕重可謂至備然厭

文深與官吏識解未明往往害辭害意臣按大明律罵祖父母父母及妻妾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者並絞註云親告乃坐又曰祖父母父母誣告子孫若子孫婦者各勿論夫旣云親告矣又復何得云誣告良以愛憎之情常人不免有聽信後妻愉前妻子者有愛少而憎長有欲肥兒而瘠孫有憎自子孫及子孫婦者今親告遂坐則雖有薛包王祥之行所失一言且不免誅而今問刑者遇有前事輒坐絞罪云是親告豈不漏哉臣按大明律官員決人不如法者笞四十因而致死者杖一百若監臨官因公事非法毆打人

虛怯去處及自以大杖或金刃手足毆人至折傷以
上者減凡鬬傷罪二等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以上
並追埋葬銀十兩若依法決打邂逅致死及自盡者
勿論又按近例有司問刑官有用腦箍夾棍烙鐵闌
馬棍等項酷刑者官員問罪起送吏部奏請定奪或
降雜職或發為民蓋懲殘戒忍之意近見因公考訊
依法決打邂逅死者槩坐酷罷不無涉苛臣按大明
律因事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追埋葬銀十兩威逼
之云有則橫取人田園有則強索人財貨有則見愚
弱而恐之有則因卑賤而脅之有則其人懾怯至自

殺然愚夫愚婦卒然變色或緣口釁或偶醉罵本無
威用小民輕生輒便自盡官司往往問擬前律雖其
罪止杖然貧窘之人監追葬銀至淹禁連月甚者鬻
子女典房屋乃竟其事深可憫也臣按大明律編發
邊遠充軍北人戍南南人戍北固以懲罪亦以遠奸
而近者徒取實塞云可使屯田禦虜不問南北多發
西北邊衛夫是皆奸人也皆先坐斬絞罪饒死乃出
往往至則逃竄為惡如舊逃者雖仍論死犯者終莫
省戒况其中又有戎虜族類曉邊情習夷語者有如
漢之衛律宋之張元亡人其中為彼謀主此亦不可

不鹽臣按大明律計贓科罪必須估鈔然計贓科罪
律雖一定以贓估鈔例則隨時國初每銀一兩直鈔
一貫今則直貫八十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乃絞
今坐一兩也監守盜銀四十兩乃斬今坐五錢也漢
書曰吏者中也不輕不重之謂也凡臣所言請下都
察院大理寺會議講明律意務求厥中奏上時當事
者劉吉素不爲喬新所重悉格不行郎魏紳者喬新
曹屬喬新最重之會大理丞缺御史鄒魯覬得喬新
力薦紳魯大恨誣奏喬新外家與鄉人訟喬新得其
金錢爲行賄吉取中旨下諸根連人錦衣獄或勸喬

新恕喬新曰恕巳則自文恕人則涉許吾有解印去耳頃之錦衣窮治亡驗于致仕廷臣先後奏請起用弁求申雪悉寢不行其後魯爲仇家矐兩目犯罪論戍士論快焉紳字廷佩曲阜人弘治初爲刑部郎中讞獄詳明先後尚書彭韶何喬新並器重之陞南大理寺丞進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報至紳提兵駐塞下爲必戰計於偏頭關進西要害處督築邊牆四十餘里置墩五十五座以捍衝決賜璽書文綺紳久以寧武關城隘而兵單脆擴大數十里新營房千二百間召募士兵千餘人以實之陞副都御史巡撫蘇松時大饑多方賑濟織造工役之類悉建議停止陞刑部右侍郎月餘卒紳長身美鬚五歲喪父悲感弔客長喪母哀毀盡禮及葬廬墓耕田有嘉禾之瑞居官所至有聲於邊務撫治勤恤不恤係務而惟國計民命之思

喬新博學嗜古聞異書輒從人假錄卷軸至三萬餘多自較讐箋

註與丘濬以文學相善而氣節友之彭韶蔡清慕其
人自納爲子弟年七十餘病卒巡撫都御史林俊言
喬新敭歷中外終始全德致仕十有餘年足跡不入
城府聲色貨利素不嬰心著書立言老尤造妙可與
故刑部尚書彭韶並謚爲文吏部覆奏有旨令具喬
新致仕緣故以上吏科給事中吳世忠言喬新奄忽
士類咨嗟林俊爲之請謚下吏部令上當日致仕之
故不知陛下欲與洗雪誣枉耶將聖意別有所存臣
攷喬新學行政事莫不優長忠勤剛介老而彌堅被
御史鄒魯私怨誣以小事一辭不辯斂然退歸杜門

著書人事寡接聞四川土官楊愛夙慼公道不遠千里賚以棺木藥食之費禮厚意勤一切辭推於此不受其他可知林下不受當路可知喬新平生之名充滿士大夫之耳鄒魯擯死人謂殃慶之公陛下盡滌前染重賜後榮海內人心也若必考退身之疑旌賢之典則如宋蔣之奇嘗誣奏歐陽脩矣胡紘輩嘗誣奏朱熹矣然當時人主不以一人私情沒萬世公是並贈太師並謚曰文夫如此者亦陛下今日勸懲大權也亦竟寢正德十一年廣昌知縣張瀠復以為言乃贈太子太傅廕一子入監十二年賜謚文肅喬

新有孫源萬曆初爲刑部右侍郎亦有清節濤舉鄉試第一銓安慶府推官上官三日吏白當伏謁監司濤顰蹙曰非吾所能卽棄官去

郎曰余讀弘治實錄何喬新與葉盛行事皆不載蓋焦芳之爲也

周洪謨　楊守陳子茂元附　謝鐸

吳寬　儲巏　黃孔昭　羅玘

周洪謨字堯弼長寧人曾祖世祥祖本源父永隆三世爲儒官洪謨揚州丁友鶴後身也勝槩錄洪謨中鄉貢日舟泊邗江夜見一異人謂公曰吾子之前身也前程萬里終身清要公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丁山人公官南京

翰林以詩訊太守三原王恕曰生死輪廻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恕得詩甚訝集郡者老而訊之羅文節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宗啓之父以詩名家元末隱處至建文元年没于成都以儒雅重于蕃王有從人也恕卽以此回報洪謨世以爲異如羊祜房琯之事始生弱甚既長貌亦不揚而短小精悍正統九年年二十餘領四川解首明年廷試第二人初授編脩景泰中陞左春坊左贊善成化初以南京翰林院侍讀名修英廟實錄爲兩京國子祭酒累陞禮部尚書弘治元年以老乞休洪謨自幼卽有奇志蜀人攻舉業求仕進而洪謨獨注古學蜀進士及第自洪謨始一時居顯位有文名深經術者亦惟洪謨一人其始入翰林以

館閣閒暇留心世理入中秘館所未見書爲編修上
疏條陳十二事歷官兩京以至學士凡有見聞即具
封奏四川蠻賊作寇洪謨上書言禦寇方畧尤詳賊
至圍長寧城欲劫其家蓋宣德正統以來館閣諸公
上章未有多洪謨者在禮部十有三年當承平之時
國家典禮時舉四夷朝貢不絕皆洪謨掌治其儀節
大者上在東宮行徵聘禮憲宗廟祔祧祖前此未有
皆洪謨與內閣大臣參酌定議制行之奏加孔子樂
舞爲八佾珠飾璣象以復璇璣玉衡之舊止月食不
食爲不當賀給烏藏印信勘合爲入貢證據使不得

多人糜費冒賞圖利如前日滅日本夷進奉刀劒直價多爲抑洪謨方直眞率不設城府與人言竭衷底不復察觀辭色或有欺詒亦不之疑晚年建請意欲有所激發振拔遂爲人所指目賴上不問洪謨謂明用五經取士士遵濂洛成說應主司求其於精微寧有疑辨偶繙閱有得輒爲闡剖積得二百四事名辯疑錄以獻意欲撥於諸經本註之下恒自謂吾爲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惑雖三公尊貴不與易也專門尚書學恒不滿於蔡傳屢擧以質丘濬濬勸洪謨筆之於書洪謨曰休官有日當便成

之濬曰政恐無口蓋所不知者年矣歸即得疾卒力疾草安中國禦四夷凡十事使人齎進計聞遣官諭祭營葬賜謚曰文安

楊守陳字維新鄞人先世以貲聞而祖範爲儒者父自懲縣吏也有陰德自懲爲縣吏縣宰捉一囚流血淋漓怒詬未息自懲跪而寬解宰曰此人挺法悖理不繫人不怒自懲叩頭曰竊聞曾子云如得其情哀矜勿喜且不可而況怒乎宰爲霽威家素貧縣吏有常例餽遺一無所取選因人乏食多方賑救一日有新囚數人待哺家又缺米與其婦謀之婦曰囚何來曰自杭而來沿途恐饑五日不食矣因撤巳米煑粥以食族翼日别爲養贍計守陳景泰元年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第進士改庶吉士時景皇帝宮中嘗以金銀爲豆剪銀壺如花葉

亂撒地下令宮人宦侍爭拾爲鬨笑守陳賦銀豆謠京師傳之侍臣承詔出九重宮銀爲豆顆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繡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斛把瑯瑯亂灑金堦下萬顆珠璣委玉盤一天雨雹皦皦鴛瓦中宮貔拾多懷袖金鐺半墮羅裳繡盡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清晝聞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半巿不至愁煙空别有銀壺薄如葉并力剪碎孫丹巠也藏銀豆還金誰言花壽風於玉蝶居不見民饔朝夕和草根苦怨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糴操瓢盡作溝中瘠生銖束受一類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尋丁父憂及承重喪七年學益邃遠讀三禮孝經學庸語孟易書春秋章句多有更定天順二年授翰林編修尋被命教習內侍辭不許憲宗朝累官司經局洗馬充經筵講官嘗講武成篇末因進言

日昔魯論稱舜無爲周書稱武王垂拱然而天下皆
治後世人主有深嚴中禁委政内侍者乃禍名望爽
高居無爲肆情嬖艷者乃變啟祿山則憂勞之心先
殊而安危利菑之樂自斃也此聖狂治亂所以判惟
陛下愼之聽者以爲戇久之陞侍講學士尋丁母喪
服除還仕守陳素羸疾靜默自守鶴立蒼脊若山澤
之臞一官五品十六年矣泊然自處而舊時所教内
侍多貴幸有欲爲夤緣者守陳曰豈娶半生老乃嫁
夫　時薦紳誦爲名語孝宗爲太子時出閣講學守
陳被選爲日講預修文華大訓書成陞少詹事兼侍

講學士先時翰林修文華大訓有事涉中貴人者率削去至守陳獨不肯在廷大臣數薦守陳可大用及孝宗即位論進宮僚官奏擬南京吏部右侍郎上手塗南京二字留之時王恕爲吏部尚書劉絡和與守陳爲左右侍郎三人協心相與凡人材忠邪易險守陳侃侃言之恕率聽用憲宗升祔禮部尚書周洪謨主祧懿祖守陳言宜祧德祖漸次可至懿熈仁乃奉高皇帝不遷者語在典禮記守陳復以大經筵禮法峻整蚤朝侍衛森嚴上難盡羣下之情習國家之務請經筵之外更開小經筵以講學早朝之外更御

午朝以聽政小經筵則擇端介博雅之儒侍班進講偶或未明輒賜清問若復有疑更加詳詰講官或吶則侍班諸臣代之覆解詳釋以待聖心洞悟陛下退朝又當常御文華後殿或前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政凡經史諸書以及祖宗典訓百官奏覆皆當聚之殿後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右廂陛下若有疑難或錄示之或名使對午朝則陛下御文華門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免口奏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鎮巡方面及府衛正官有

自任所來見者皆使條列地方之事亦略節口奏陛下令諸司承旨議行若有大政則御文華殿名內閣與在廷大臣會議使人盡謀斷其有未當許諫官駁覆陛下更審行之其餘具本進者皆與內閣大臣面議批荅凡大小官員奏事之餘見辭之際陛下必俯降辭色詢問政事庶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上嘉納之會修憲宗實錄以充副總裁仍兼理部事守陳請解部事專意史職不允頃之疏乞致仕不許命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館供職如故亡何卒爲弘治二年金星犯進賢守陳應之計聞上嗟

悼賜謚文懿後二年實錄成贈禮部尚書守陳孝友
天至處朋友篤於信義平居和易若可親狎至所執
持莫得撓奪與何喬新相善喬新嘗治大獄牾權貴
幾中奇禍衆謂喬新固守陳獨壯之後喬新列侍從
遇大事或縮恧輒正色曰廷秀亦爾耶喬新愧謝之
守陳之學自六經子史旁及九流莫不探綜卒歸諸
道其較定羣經謂書象以典刑一章乃舜命官之詞
詩卷耳乃大夫行役之作孔子曰吾於栢舟見匹夫
之不可易也是亦非作於婦人者又謂春秋主事當
無不載詩主詞當有所擇若鄭衛諸詩果爲淫者自

作孔子必不錄之禮喪大記一篇則儀禮經文其拋
遺經以求聖人於言表如此弟守阯南京吏部尚書
從弟守隨工部尚書守隅廣東布政使子茂元刑部
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守阯爲文師韓愈學師程顥
蒞官精勤嘗與守陳對署南北翰林院事時人榮之
守陳之沒也哭奠于私室者二年其行事多孝友守
隨別有記茂元附
茂元字志仁能視烈日書過目輒記授刑部主事抗
法不阿汪直誣主事楊士偉受賄徵其贓部僚莫敢
近者茂元獨助之輸且署名封識已出慮囚江南毋

夢血面婦人頻訴寃狀偵得其屍乃婦餉夫叔于田欲私之不可怒而斷其鼻死者一訊卽承陞湖廣按察副使以憂去服闋改山東孝宗八年河決張秋使都御史劉大夏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往治之初至祭大河之神特天氣陰晦帛不能然久之欲焚不焚之處宛如人面具耳口鼻茂元言神明示此必有儆戒水陰象也應爲后宮今后戚之家怙勢暴横假名號攪道路者不可勝數乞稍爲裁抑以塞他變又李興陳銳參隨人衆日費不貲乞名還之以治河事專屬大夏更請罷取天下畫士以絕淫巧革山東鎮守

內臣以蘇民困疏千餘言巳興銳連疏論辯誣爲妖言而張皇后怒甚上使人徵以檻車沿途軍民遮要泣送既陛見命執送錦衣獄刑科都給事中龎泮等言茂元身居風憲過慮地方偶萌一得遂獻三事乃者千里械繫而來大班反接而見廷陛之下不異縶囚報國以辱身納忠而速禍誠恐括囊相戒諛佞成風十三道御史幷南京科道皆論救獄具刑部擬贖杖還職上重違張皇后降爲長沙府同知既乞歸家居五年復用薦起補遷廣西左參政未幾吏部擬進江西右布政使劉瑾矯旨奪官瑾誅起江西參政累

官刑部右侍郎卒茂仁亦剛介特立有所表樹

謝鐸字鳴治台州太平人謝靈運之後也高祖溫良以孝稱鐸澄朗穎悟少遊邑泮與同邑黃孔昭並服膺儒素砥礪古賢天順三年舉鄉試第二八年登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預修英廟實録白總裁劉定之簡章綸復儲疏之留中者以備一代信史八年被旨較勘通鑑綱目疏言通鑑綱目二書有宋神理二宗實嘗留意然卒不能推之政治百世之下有待今日今日天下之事所令非所好天下之人奉意不奉法此其禍根弊源必有所在以陛下之

聖欲大有所爲正如天然欲春而春欲夏而夏欲秋而秋欲冬而冬誰爲牽掣誰爲阻撓陛下而誠留意是書要必廣求天下之賢才與之講學圖治內察此心之存否外驗政事之是非大本既立萬目自隨將積習宿弊掃除蕩盡以進唐虞三代之隆無難者而區區漢唐之書且有不足述者矣鋅復上言邊事言今月十四日閣臣時等遣中書舍人詢遞到論西北備邊事宜狀令臣等撰列獻納臣實駑下不識世務竊惟論天下之事有從其本有就其事言本若迂而實切言事若急而實泛臣窮古今極理勢蓋有有其

本而不見其事者矣未有爲其事而無其本者也臣
惟先王馭戎之道來則禦戰去則守備而已所以守
而禦之者惟在設險而險必因天地之自然臣謹按
夷狄之衰未有甚今日我險阻之得亦未有過今日
者也内則東而遼陽山海北而宣府大同西而寧夏
甘肅莫不入我版圖屹爲城幹外則東而女直毛憐
北則朶顔迤北西則哈密吐蕃莫不奉貢來朝願比
侯服獨河西一方近失聲援伏爲窟穴是四肢無恙
一指不信然數年以來民疲兵困卒未能攘逖克服
以底成功抑有說焉天生大河以限關輔而受降東

勝又大河藩籬也失此則河固不可守况又失河而退守延綏榆林數千百里之內其烏能及葢寧夏去受降不數百里既失受降則寧夏以東之聲援不通而東勝不可守大同去東勝亦不數百里既失東勝則大同以西之策應絕遠而延綏榆林不易守况自延綏徑榆林以至寧夏不下二千餘里而列堡不過二十有三馬步軍不過二萬三千有奇而老羸半之是以東則自孤山栢林諸堡入中則自平夷懷遠諸堡入西則自靖遠清平諸堡入又西則西塞諸處直抵金湯川安邊諸處直抵環慶花馬諸處直抵固原

以至土門塞門山城萌城諸處我險無可據而虜人
無所不可入至於榆林以北東西數千里沙深水小
高不可城深不可塹於此控扼又爲難矣朝廷爲搜
套之策旨以餽運之艱重勞民力疑而未決至往者
刼營之舉則又不過老弱婦女及掩擊漢人虛張冒
賞而已曾未聞既舉之後所以長久守禦之計是徒
激怒虜人以堅其復寇之心而已幸而宗社有靈虜
近北徙無大猖獗及此無事政宜蓄兵養銳於大同
寧夏以爲東西之援漸圖收復漢唐故疆與我國初
東勝之地據三受降城以極形勢內以河曲爲室家

使道路則視昔爲減而險阻則視昔爲多道路減則我易號召而守禦之力專險阻多則彼難進退而奔突之氣沮策之上也不然則嚴精鋭添築墩堡分布森列於前諸路之衝而以重兵屯宿於延綏環慶固原諸處以備策應聲援以伐賊謀所謂畫地而守而敵不敢與我戰亦其次也至所以任用將帥蓄養士卒其本則在廟堂之上臣聞擇將不可以不精任將不可以不專馭將不可以無法今也輸錢諸價交結保舉若晚唐之債帥可謂擇乎左監右督甲可乙否可謂任乎戎虜如故而先後從事之臣貪月扳緣以

躋極品假寵退托誅罰不聞可謂馭乎此弊不能用將也戰没者士卒而名數不聞於朝廷克捷者士卒而功賞悉歸於權勢糧有尅減之慕月有辦納之需怨心忿氣充塞胸腹而不可得使邊民不畏寇虜而畏官軍官軍但聞增級之賞不聞退縮之誅甚至襲殺無辜淫虐良善驕心惰氣凝滿眉目而不可得用習山川之利懷骨肉之戀耐寒好勇陜西土兵可用也始而調募終而調補非其願矣無久戍之苦有安土之便輕險狎戰山西民壯可用也始許爲民終永爲軍失其信矣此弊不能養兵也備邊莫要於屯田

而饒沃或兼并於豪強荒瘠或困之於牛種耕斂或奪於私差輸納或脇於包攬衛所有屯田之官而因以侵漁按察有屯田之官而動爲姑息如是而兵食困矣備邊莫要於漕輓輦金馳帛日涉月增上以輸關中之粟斗出斛入陽禁陰取不能無耗外之科甚至先期預徵急如風火方面有司但知軍需之重而不知有民但知部令之嚴而不知有軍而兵食又困矣有權鹽之法養兵之永利也率賣窩以侵利於商賈而公家不享其實有鬻爵之令用兵之權也名爵虛受以取媚於權豪而公家徒濫其名竭民脂膏以

養兵而兵未嘗飽塗兵肝腦以衛民而民未嘗安凡
此皆非虜之能敝我而我自敝焉者也猶未也聞有
以交易茶馬賊殺其人者矣聞有因貢使入境掠換
其馬者矣武夫俗流出疆撫諭頑軟白丁重譯按伴
此皆易以開邊疆之釁啓夷狄之侮臣以爲今日邊
事壞極矣譬如羸弱之人百骸九竅無不受病雖有
盧扁華佗卒難措手獨調攝元氣以壯腹心然後煎
腸滌胃期於大收瞑眩之効此其轉移蓋在聖心陛
下誠敬守此心無怠無荒愼用此心惇德允元而難
任人涵養此心使宿德大人得以輔導啓沃奮如雷

筵明如日月綱紀必立賞罰必信征斂以藝費出以
經罷廟塔之奉絶恩倖之濫杜私門之蠹省坐食之
人以大寬邊稅以大足邊儲凡以設施注厝於關徼
戎狄之間者皆周詳精密如在堂皇之上夫如是則
臣所謂本也臣雖至愚周思極慮禦戎之道實莫過
此十一年陞侍講預經筵屢進規諷之論接丁內艱
遂無出意孝宗即位用薦起修憲宗實錄陞南國子
祭酒上言六事其一言孔廟從祀請進楊時而黜吳
澄尋以師道難盡復請致仕不許適喪長子力求解
任家居十年論薦益多給事中吳舜請訪求儒臣有

彷彿程顥朱熹者以鐸名上吏部擬國子祭酒上特
陞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遣使即家起之是爲弘治
十一年鐸再疏辭疾使者復再至李東陽貽鐸書曰
日者剡章一入遂契宸衷平居未嘗周旋旒扆動勤
顧注而聖心明睿記憶姓名特加優擢出于常格朝
野竦然謂數十年僅見上方有寤寐英賢之意先生
不幡然就道何忍負之鐸乃行既至請求退得遷非
義所安懇辭以舊官供職不許十六年輯通鑑纂要
命鐸潤色鐸論黜晉隋胡元之統識者韙之是年請
致仕疏五上特賜告六館諸生乞留以千數正德初

吏部薦鐸當大用劉瑾勒令致仕五年卒贈禮部尚
書賜謚文肅鐸孝友忠誠廉直孤介色如寬茹雖庸
人孺子得而親之其居朝汲汲爲忠而常恐媿乎其
祿居家汲汲爲義而常恐媿乎其生作爲文章以綱
維人倫爲宗剖白事實爲用以抑揚邪正爲志以遺
外聲利爲情嘗擬皇明鐃歌十二篇上於朝以鋪張
太祖功烈之盛曰越天塹曰帝王都曰榔之竆曰番
水赤曰長淮淸曰克平江曰復中原曰海沙平曰蕩
八閩曰五嶺摧曰虜酋遁曰執蜀逋復推明太祖聖
德大訓作明明烈祖詩十二章上之以爲繼述守成

之助輯其郡先正言行曰尊鄉錄取其文之有關治道曰論諫傳於台鐸與李東陽劉大夏姜諒三人友善東陽劉大夏皆顯而諒獨不究於用諒嘉興人與鐸同舉進士爲漳州知府化盗安民治行冠閩中以母老終養漳人詣闕請復不得其平生自守有耿乎不可磨滅者而鐸深重之

吳寬字元博長洲人未冠入郡庠輩流方務舉業寬獨博覽羣籍爲古文詞既累試不利而徐有貞識之有從有貞乞墓誌者有貞曰子之求予誌而親也將榮之歟抑永之歟曰苟能永之榮也大矣曰子其問

之吳秀才年四十餘以歲貢貲入太學張汝弼復見而異之時寬已絕意仕進陳選以提學御史識有貞敦遣入試遂得名成化壬辰會試廷試皆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寬卽寓舍治園亭蒔花木朝退讀書其中良辰佳節名客分題聯句翛然榮利之外被選侍孝宗東宮人皆動色相賀寬處之泊然每進講閑雅詳明意存諷諫至理亂邪正之際未嘗不反覆也孝宗卽位以舊學自諭德進春坊左庶子累遷吏部左侍郎久之命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入內閣掌制誥命侍武宗東宮充會典副總裁旣成進禮部尚書兼

學士仍典制誥及修歷代通鑑纂要仍充副總裁寬
掌制誥久中外望其柄用當道忌之遷徊不進顧寬
意甚安之曰吾始念固不及此及吏部尚書缺衆復
屬寬寬亦固辭年七十數引疾求退屢詔懇留竟卒
於官訃聞孝宗震悼命有司治葬諭祭䕶喪以還贈
太子太保諡文定寬爲人端淸淵穆不見同異立朝
議論多依忠厚與人言未嘗不推轂當世之賢士爲
文章醇而不俚則而能暢文師韓愈書法蘇軾世人
重之稱匏菴先生至其處鄉里尤以厚德聞寬有田數百畝
每歲入視親戚故舊之貧者分給之解元賀恩寬友
人也遘疾京師還至其邸旦夕視之恩死與爲殯衣

素一月鄉人有爲教官者客死京師其子假貸歸喪竟命還所貸自出資之所居宅西有妓館車過諸妓皆奔避寬回車迂行不復徑焉

儲嚾字靜夫泰州人曾祖仲文有陰德仲文惇行孝弟讀書通大義嘗載布數車中鹽遊陽值虜騎圍城雨雪凍餓凍栖屬仲文曰坐逆旅戶外探布散之不問誰某衆商止之曰商以求利也不利已矣可失其本仲文曰此何時尚問利邪巾眞家寢落開揉于門拾遺金十數兩緊置廚舍簷間及聽有一男子攜一婦頓哭來處上問之曰某夫婦解戍某地費不給將一子賣而得金今晨過此遂失去將死道路矣處士詢其封識所金幾何語悉合出歸之其人感泣取塊金爲謝處士笑曰吾顧不能取之而需謝乎且察其有饑色予之豬遠之其人曰吾無以報德逢人語君使君聞於人人而已後仲文以壽終有子五人孫十三人曾孫二十人玄孫十餘人嚾幼穎異善屬文年二十餘尚未有家母病刺股求活既卒父欲爲

娶嶐頓足呼天足指俱碎家貧無資極力營葬每旦伏哭塚上夜歸苦讀成化十九年舉應天選首連舉首會試廷試復中二甲第一觀政吏部尚書尹旻欲選爲屬懇求便養授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尋陞郎中弘治初疏言臣守陪京簡務竊祿無所仰贊邇聞陛下軫念先朝之臣若林俊強珍賀欽等皆起改官資布列淸要遠邇傳說莫不欣忭臣聞輿論尚有數人意者大臣薦引偶爾未盡敢列名以請臣切見前中書舍人今普安州州判丁璣潛心理學刻意躬行効法古人恥隨流俗前工部主事今景東府通判張吉

學博行端諳曉政務當李孜省用事之日吉亦鄉人獨不與通且陳數其惡前進士今臨西縣縣丞敖毓元賦性介直學問深長前工部主事今思南府通判王純議論惇篤負氣鯁直此四人者求之時輩蓋不多得上天生才難矣君人者長養成就尤恐不足乃棄之嶺海蠻夷之閒毒霧瘴氛與死爲隣臣竊痛之臣又見前進士今咸寧縣丞李文祥當陛下御極之初正文祥釋褐之始乃能倡衆敢言補益新政而當時大臣厭其少年陽示培植陰行挫抑天下之人盡知非陛下本意邇者陛下增補諫官無非欲博聞讜

論臣謂五人者旣直言狥國於前肯變節辱身於後
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伏乞寘
風紀論思之地言論丰采必有可觀耿裕在南京時
知權而重之及轉吏部尚書奏改爲其考功屬一時
士人竦然戒曰儲君陽秋可畏也瓘嚴一官下考得
實裕欲改之瓘堅不從且曰如公所執何異王介甫
時裕與二亞卿在坐大慙良久曰我故知渠非我莫
容後爲尚書者李裕亦欲有所改考權注貫曰嫌洪
堂卿鄉人亦遂不改久之擢太僕少卿丁繼母艱起
補舊職尋陞本寺卿孝宗末數名對諸大臣權上疏

伏見陛下卽位以來屢垂清問宣名股肱今歲舉行
尤數邇又親御午門讞審大獄盛德至治行將焜燿
無極非臣之愚所能殫悉臣聞堯舜之德文武之政
所以布天下傳後世者賴有典謨方冊之存不則後
代君臣何所誦法古者左右立史言動有記職此繇
也臣備員班行每覩陛下宣召二三大臣多惟幄之
言造膝之語近侍不得聽聞史館何從紀錄臣竊惜
之夫前代史官網羅放失捃摭遺佚尚欲追往述昔
以成不刋至如儒學里巷門生弟子更相問難猶有
日錄年譜備厥遺忘豈如今日宸衷睿想之所形聖

謨神謀之所灼明並日月炳若丹青顯然可書足以
傳信陛下勵精圖治益大有爲將來延訪日廣政事
日新無所纂記以貽來茲將來歲月縣遠耆舊凋喪
遺失莫存傳聞或異事蹟無以究其始末日月無以
考其先後非闕典歟臣愚以古人有金匱石室之藏
洪武初年亦有起居注之設乞勅在廷臣僚會蒙名
問者具錄一時諭對之詞宜付史館有如事干機密
不宜宣露進御既畢仍行封識委謹密之臣庇之深
嚴之地此貽謀垂憲之基也正德二年擢右僉都御
史總督南京糧儲踰年擢戶部右侍郎尋轉左嶊清

癯骨立操履不渝劉瑾亦重之居一年以疾乞休其冬仍起左侍郎不就居一年復起舊職尋改南京吏部左侍郎卒于官嶉好賢惜才所交皆正人君子不善人不得一至其門（時李夢陽何景明等倡古文詞執政者嫉才欲擠斥之嶉因文章復古爲國家元氣故於李何極其扶植得不傾陷）與學士大夫語必及政事文章與家人言居常引賢孝貞烈故事否則端坐竟日而已爲文簡古冲澹有晉唐之致平生鬚髮爪甲不敢棄遺沒以殉斂其謹身慎行可類推也初顧璘舉進士郤寶誚之曰子持身當以儲公爲法自是璘尊事嶉嶉無子臨卒時父八十在堂名璘與王韋屬

以後事舉筆作國恩未報親養未終八字泣數行下

嘉靖初賜謚文懿

黃孔昭故名曜以字行黃巖人今爲太平人父瑜兵部職方主事有才操死之日頹垣瀟然而已孔昭少孤苦學與謝鐸爲好友讀書不事章句往往窮前人所未至鐸日見其進不可追也又善爲詩自孔昭詩出論者以爲台州一時詩道中興有司以懷才抱德辟不果乃有志用世自出取科第舉天順四年進士授工部主事進員外改文選擢郎中同邑有李茂弘者正統中郎考功靜退有守孔昭慕而推之以追其

風在職據法守例人莫敢干尚書有不行者或借孔昭爲辭舊時官吏部者率避形迹絕省候孔昭獨開門延賓諮訪人物疏註儲備才具地望參伍薦進雖小官卑職亦未有滯而不用用而未竟者郎文選凡十五年人謂開門文選謝鐸時過孔昭望之見其喜則知賢者之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也擢通政司右通政南京工部右侍郎弘治中卒嘉靖中謚文毅自孔昭郎文選之後而泉州人黃河清正德中能繼之時人爲之語曰典選何軒軒前有黃天台後有黃清源孔昭子俌舉進士其孫綰嘉靖中以議大

進仕至禮部尚書別見

羅玘字景鳴南城人文尚奇崛力追古作年四十餘尚困諸生成化乙巳應入粟陝西詔例升國子監時丘濬爲祭酒議南士不聽北留玘固以請至三受朴濬數之曰若能識箇字崛僵乃爾玘曰惟中秘書未讀耳濬留之識名堂柱他日試之文大驚歎更命作長安賦濬曰可步兩都丙午試京薦第一明年成進士改翰林庶吉士弘治己酉授編修益肆力古文辭每有所造必棲踞喬樹之巔霞思天想或時閉坐一室瞑目隱度至以四五度客有從隙間窺者見其容

色灰槁有死人氣皆緩步出其文辭沉健瑰偉或入
窅澀然亦有扎山障海打鳳擒龍之奇觀自爲諸生
慨慷豪家白眼軒貴立朝當中官用事之日直奴視
之人或以此危玘而亦以此爲一時砥柱武崗知州
劉遜生忤岷藩被逮給事中龎泮等捄之孝宗怒并
下泮詔獄玘言遜至付所司鞫辯公法具在豈遽按
而誅之卽有不白捄之未晚泮等疎狂誠有可坐然
在陛下宜優容以全國體中官李廣死遺一籍記其
載文臣大臣之以賄交者言者欲按籍斥逐玘言大
臣且瞻徇繫宜准令自陳或斥以他事庶兼爲國體

中主事李夢陽論劾張鶴齡忤旨收拷玘言鶴齡托在肺腑陛下固將玉成之夢陽萬一死乃滋爲鶴齡累並見嘉納正德中累陞太常寺卿南京吏部右侍郎嘗一署國子監及通政司事所至必究弊壞而飭新之武宗未有太子羣監縱橫中外人人憂懼玘連疏請定大計以繫屬人心其言迫切且侵及當國諸老壬申秋滿三載入京至良鄉以老請得歸山中貽書知舊猶以時事爲慮寧庶人素忌玘然心重之金幣及門玘預覺逃之旁邑及庶人叛玘已臥病猶馳書約有司起兵討賊未就卒嘉靖改元追謚文肅賜

祭葬玘自負才氣力持風節志不苟徇行與文類
郎曰謝鐸吳寬儲巏黃孔昭羅玘皆敦行之儒文章
亦著而玘最苦矣鐸不就國子之命孝宗促起之可
稱一時明主知遇之隆也

鄒智

鄒智字汝愚合州人也薦四川第一舉甲科選翰林
庶吉士少貧燃葉讀書成化末與計偕徑三原時王
恕以兵部尚書落職居里而萬安劉吉尹直貴用事
智詣謁恕歎曰方今名德如公屏棄居里而彼人彼
人貴用事智書生切憤之今之京非望中策而已將

加闞以明君子小人進退之道旣授官上疏曰臣聞
體元君職也調元相功也切見陛下之於輔臣有闕
必備有事必咨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
往往降自内批若示小人陰執其柄者是旣任之又
疑之也是其進身之初多出私門先有以致陛下之
猒薄矣及居位任職唯唯容容見若不能若不敢陛
下旣仕復疑意其在是然臣未聞一任一疑可成天
下事者也宋之英主無過仁宗夏竦懷奸挾詐孤負
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改前非力圖後効則包容
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器有重望則不次擢

用之以故慶曆嘉祐號爲太平臣願陛下熟察忠邪辨明枉直凡茲輔臣孰竦孰夷簡孰衍孰琦孰仲淹孰弼黜擢優容無使淆亂則天工亮矣臣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議惟諫官得言諫官雖卑輔臣等也今也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喋給爲賢以簿書刑獄爲本事上不畏天命下不悲人窮偷緩羣聚迹若鵞斯言則匿忠咎以歸主臣願罷黜浮冗之輩廣求風節之臣或令對仗彈訶或令入閣參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言有可採次第施行否則優容亦勿加罪則天聽開矣臣聞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

朝淮南寢謀以陛下聰明豈不知治天下者必得正人君子乃可任哉特其所言所行利公病私小人懷私巧讒中之陛下亦用內兇如兵部尚書王恕之碩德監察御史強珍之精直章懋之鯁亮林俊之剛方張吉之馴雅或削爵褫柄或置散投荒上天生賢本心必不其然臣願飭王恕之蒲輪薦強珍之驄馬抽楊俊等以充其名則天心協矣臣聞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繇輕變祖宗之舊也高皇帝監古跡謹亂源凡茲內閣惟供簸篲頻年以來邪徑日開主上大權旁落其手內倚之爲相外倚之爲將藩省倚之爲鎮

撫伶人賤工倚以雜作奇淫法王佛子倚以出入宮禁鎮國永昌寺倚以結怨軍民其他耳目所不及加尤有不可勝言者歐陽脩曰宦官之禍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哉臣願陛下股肱宰相耳目諫官腹心正人君子則天綱正矣而陛下又擴難窮之義理惜易邁之春秋考之經史會之心身一歲之閒無日不然則天下之事盡舉矣智慷慨負奇一時御史湯鼐中書舍人吉人進士李文祥皆與智善並以進賢退不肖持論見浮沉世事者輒叱罵之其秋敬帝登極舊政一新安懼齋等彈劾不得久位於登極詔書

揷入一條令給事中御史毋風聞挾私言事違者加
罪一時物論囂然安尋亦悔之其冬上兩宮尊號頒
詔天下乃復揷入曰凡天下大小衙門政務有利當
興有弊當革許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其時
則有流星之異智復上疏曰伏覩今月十日五鼓有
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如龍蛇人馬
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切惟陛下卽位以來
斥宦官黜左道究游費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
珍禽怪獸興利革弊幾無遺矣變異若此其故何哉
以臣𦒱𦒱之思毋乃陰未消陽未長陛下事天猶未

至歟臣復讀明詔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利所當
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臣有
以見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爲奸臣所誤阻塞言路
物論囂然故復下此條以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
朝政有闕而曰大小衙門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不曰
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
聞陛下所以求言已不廣矣然欲興天下之利當求
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
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夫內閣天下大衙門也
利莫利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長臣見少師安恬

無厭少保吉罔無擇少保直奸無恥小人也此而不退上弊社稷下弊蒼生郎欲它弊之革不可得也臣願諷之放之臣見致仕尚書王恕忠可任大事尚書王竑剛可寢大奸都御史彭韶正可決大疑君子也此而不進上無以利社稷下無以利蒼生郎欲它利之興不可得也臣願名之崇之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益長臣謂宦官之權重也臣又聞漢元帝任蕭望之周堪而制於恭顯宋孝宗任陳俊卿劉珙而問於源昇林甫仙客與高力士犄角而唐不綱似道大全與董宋臣表裏而宋不競古今君子小人進退

之機未嘗不繫此曹之盛衰惟陛下鑒旣往謹未來張英斷總天綱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太祖爲法凡所以任大臣一以太宗爲法則君子進小人退天下治矣疏入不報居有間安見雞輒語之曰近兩宮尊號詔書語及開言路者非裏面意我輩羽翼諸公增之耳雞卽以其語反劾安等訕君且稱朝廷曰裏面亡人臣禮疏入亦不報俟命數日忽有旨名入諸中官皆在令跪雞曰令雞跪者旨耶抑太監曰旨乃跪曰疏留中還舍矣雞亢聲曰臣所口皆國家大事曷留中是皆若等障壅若等盡在盡何姓名吾欲卒吾

臣諸閹稍稍引匿鼐撟然出亡何安與眞免矣鼐文祥等相與誇詡謂君子已進小人已退日夜縱飲酣秩鼐自居大將而以文祥爲先鋒其餘皆有名號倜然無人乎天下而大學士劉吉使客謟御史魏璋曰君能去鼐可得美官左庶子張昇劾吉十罪璋遂與給事中韓重交劾之昇坐左遷更日夜伺鼐鼐本州知州劉槩抵鼐書賄以金言夢云公遇一老人騎牛陷淖中公左手把一石子文五色右手捉牛角引之大道老人謝而出占之曰人騎牛象形朱國姓也石子一文五色彈也公彈章具文采稱第一也引大道

公引君當道也爲嗛自喜甚出槩書遍示客其明年四川饑遣官往賑吉人上疏言所遣人不任請精選四使分四道擇才御史使理荒四使之選如給事中宋琮陳璦韓鼎御史曹璘郎中王沂洪鍾員外郎東思誠右評事古寅考滿知州劉槩理刑知縣劉福皆可以用才御史則湯鼐宜為之璋遂草疏署御史景隆名言人抵抗成命私立朋黨得旨下錦衣獄令自引黨人人以鼐璘思誠槩福對璋族御史璧等言璘福思誠非人黨惟鼐槩及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知州董傑數人是因掇拾鼐槩所言夢誣以誹謗劉吉

擬旨逮捕下錦衣獄逮考智自供曰智與今湯鼎等相遇契密或論經筵不宜輟講大寒暑或論午朝不宜塞責一二事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賑濟無策或論邊儲空虛儲蓄無預不知其它送刑部坐鼎妖言斬鼎犯贓充軍人欺罔削籍智與文祥浮躁淺露謫官王恕訟鼎曰竊見鼎等不及死臣不敢過瀆天聽切惟律重妖言謂如亡秦者胡之讖若諸諱書之類是也劉槩書詞雖妄意在成人美昔秦之時忠諫以爲誹謗深計以爲妖言天下至今非之臣恐陛下以一劉槩上累平明之治令天

下後世不獨過秦於是上令姑繫獄須之當熱審刑部尚書何喬新復爲槩訟得減死戍海州而謫智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文祥貴州衛經歷先是文祥上新政疏曰祖宗立六部三法司設内閣學士分理庶務參贊萬機任專責重無掣肘之嫌事廣責歸無城狐之托治隆俗美職此之繇頃者位多匪人權移内侍賞罰任其喜怒禍福聽其轉移仇視言官公行賄賂阿順者則交引驟遷違忤者則巧讒遠竄朝野寒心道路側目譬諸身之疾病症如腹之癰疽釋此不圖終難言治伏願陛下密訪渠魁明彰國憲擇謹厚

謙巽者隨侍左右更博選大臣諳諫治理推心委任不復嫌疑臣竊聞致仕尚書王竑王恕孤伉自將神明末隔南京主事林俊貴州思南府通判王純忠貞並抱才識兼優伏願陛下起竑等參之公輔列諸諫垣親其議論庶有規裨且賢才難得自古爲然習俗移人豪傑不免惟茲臣庶不盡庸愚豈無思奮能知愧負亦是名流樂其危當乃爲下品願陛下昭庶務察羣僚其間罔上營私違天蠹物者小臣則遂罷去大臣則宜遣歸餘可自新者策之明詔感其良心需以後効既開自新之路必多遷善之人況古昔聖王

懸鼓設木自求謗議言之縱非其情聽者亦足爲戒何害於國遽欲罪之李林甫持此以禍唐王安石持此以毒宋遠近駭聞莫不驚駭願陛下再須溫旨少霽嚴威詞戇而理愜者引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謀拙者含容以嘉其意惟中斷以一心不外搖於合喙大率君子之言決非小人之利倘一問及必有背傷如或嫌疑許從面對臣草茅新進積無怨讐豈不自謀率爾狂嘽但思臣之於君若子之於父吉凶休戚義實相關隱默謾欺情所不忍文祥疏中尚有中興再造語疏入名詣左順門傳旨詰問中興再造得無不

祥文祥具正對安等以文祥浮薄新進嘗補官授鑾成寧丞曰使練事一時諸臣多言文祥者居一年台還爲兵部主事到官十餘日而吉人言事下獄故復見謫又其明年進士夏鍭上疏曰臣伏見鄒智李文祥等皆以言獲罪竊謂非人主之福也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無以彰譽有謫徙之苦則足以見難罪益苦舉益彰言者有苦譽則人主無隆名不如轉而容之臣下無禍無名人主有福有譽願陛下熟察鍭并論劾諸大臣詔逮錦衣獄推治無所得居月餘送銓曹竟謝病歸智之石城衣結屢穿親識饋送一無所

受既兩月廢政其舉居四年暴卒年二十六文祥以
入賀還道徑商河行氷上氷陷殞焉先數日者商河
居人聞鼓吹自天若有所迎候者乃屬文祥矣文祥
卒年三十鏌病歸久之補南京評事竟棄去則年八
十三鏁久錮河西無援之者及謝遷相乃與之歸而
璋當時既爲大理丞矣竟坐罪下獄王恕出之爲同
知悒悒死文祥字天瑞麻城人祖正芳夙有隱德仕至山西右布政父潮仕參政文祥幼承家
學才藻秀發年二十中鄉試及第進士以夙義自持
既請咸寧丞上官有欲門見之者文祥卻立不進曰
庭參有禮此非其所及名還關中父老擁道號泣監
司有所餽遺悉謝不受人以孟子宋薛兼金爲言文
祥曰孟子大賢必有所處吾寧避中爲興寧衞經歷
教化大興都御史鄧廷瓚奉命征苗咨訪兵略大有

其才欲薦以憲職文祥曰昔以言出今以軍功進不
可回辭不得乃請爵表京師因圖告歸疏兩上不許
郎曰南還大雪中行數百里至商城曲河氷陷殞焉
文祥弱冠時精神氣槩殆將傲睨一世及遲回顛頓
曾不少變而持之益堅及更事既久深自抑損以淬
名爲慮發爲議論原古證今具有條緒 錄台州人
父墳爲右副都御史剛直耿介所至鋤强扶弱尤善
推鞫事精好讀書工詩餘忠信樂易文而寡慾見義
必爲惟力是視 龔壽州人伉爽豪邁喜
大言既自河西歸疏宕自如不改其素